諸史瑣言

史記一

集解序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按此用論語猶賢乎已之意索隱注複沓不明

五帝紀幼而徇齊索隱云大戴禮作叡齊一本作慧齊錢氏攷異云今大戴禮作彗齊蓋慧之省　按高安朱氏本大戴禮作慧未知錢氏所據何本

是爲靑陽集解太史公乃據大戴禮以嫘祖生昌意及元囂杭氏世駿云按戴德禮有孝昭冠辭則其後於太史公明矣集解竟以爲太史公乃據大戴禮疑有誤　按太史公所據帝繫篇在今大戴禮中故裴注云然大戴禮亦漢初相傳之書戴德删爲八十五篇遂名大戴實非德所撰述也

養材以任地索隱大戴禮作養財　按朱本大戴禮作養材家語作養財

莫不砥屬集解王肅曰砥平也四違皆平而來服屬索隱依王肅音止蜀據大戴禮作砥礪也　按朱本大戴禮作祇勵與小司馬所見不同集解所引王肅曰乃家語注今閣本家語作底屬而小司馬未言異同不知唐時本何若

殷本紀遇女鳩女房測議云按古本尚書商賢臣女鳩女方今誤作女鳩女房　按詩大田箋方房也房方乃古同音段借非誤

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　按弟沃甲當是帝沃甲之譌祖丁乃沃甲兄祖辛之子不得接以弟沃甲上文言弟沃甲立是爲帝沃甲下文言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則作帝爲是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是王大紀曰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按中丁至陽甲凡九王故言九世大紀所言豈以商世兄終弟及自沃丁之弟太庚始故云然耶然自沃甲至陽甲中閒立弟者止七世（太庚　雍己　太戊　外壬　河亶甲　沃甲　南庚）郎據世表以小甲爲太庚弟亦止八世若以昭穆言之則爲七世皆不符九世之數不知大紀何見而云然況太戊稱中宗實能紹成湯之業雖以弟繼兄位豈得云亂以理推之中丁之名不誤

盤庚沙邱苑臺正義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三年今本計二百六十五年更不徙都　按紀言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與正義所引紀年不同今本竹書紀年武丁三年自殷遷于河北轉與史記合蓋非原本

矣

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按前大師少師指比干箕子觀比干曰云云可知後大師少師則周紀所謂大師疵少師彊也王若虛辨惑疑微子何至與樂工謀決去就是混前後爲一致滋疑竇不知官名雖同其職分逈殊也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集解譙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　按漢書律歷志謂殷世繼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而以殷歷四百五十八歲爲非傳曰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自嘗以班言爲是譙周所說亦與班合

惟本紀自湯至紂凡三十世竹書紀年不數湯故云二十九王世數則與史記同通鑑前編無外丙仲王二世爲二十八世六百四十四年與班所言皆不合

周本紀后稷卒集解皇甫謐曰冢去中國三萬里也　按此言誕

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正義周書作末孫受德受德紂字也　按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孔晁注紂字受德也正義蓋用其說竊謂周書當以受爲句德字下屬德迷先成湯之明猶此言殄廢先王明德耳尙書屢言受矣受德則無聞也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按此二句猶孟子云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也注說皆非

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

侯怒襍志云王用之與上用事複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因衍用字後人遂加又字札記云用之非複衍又字則或誤或衍耳　按王用之數句乃總束語以見周之所以亡用字又字皆非衍文

秦本紀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正義德公母號魯姬子　按此當以母字句絕正義非

十二年齊田常弑簡公官本考證云事在秦悼之十年今作十二年與春秋及年表不合　按二字蓋衍文下文孔子以悼公十二卒亦與春秋合

齊魏爲王索隱齊威王魏惠王　按是年爲秦惠文四年乃魏襄王元年齊宣王九年小司馬似誤然威王於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九年秦孝公惠王稱王見於孟子雖不詳始於何年必生時自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魏世家以爲追尊

恐未必然

縣義渠志疑云義文是年義渠爲臣非爲縣也　按此時義渠不得爲縣杭氏世駿有說疑縣乃伐字之譌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正義魏襄王韓宣惠王也　按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年表亦書其事於秦惠文四年是年又書魏君爲王然前已書齊魏爲王此不應複出疑魏字爲衍文秦惠文初稱王故十四年更爲元年表亦衍魏志疑已論之矣韓世家宣惠王爲王在十一年爲秦惠文後二年年表同此蓋連及之

始皇紀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官本攷證云六國年表衛君角以始皇十八年立此是衛元十二年不名角　按角字衍

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徐孚遠曰羌瘣舊本無注疑是人名王翦之副　按上言羌瘣伐趙是秦之別將與王翦楊端和各將一軍者非翦之副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按秦紀昭襄王五十二年九鼎入秦正義秦昭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于秦中正義所稱未知何本始皇所求蓋九鼎之一耳水經泗水注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蓋據漢書郊祀志也然赧王時九鼎入秦則顯王時無淪沒泗淵之事

百姓當家則力農工　按文選甘泉賦注引禮記鄭注當主也當家者謂主一家之事也

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淸正義言妻棄夫逃嫁子乃失母　按正義非此言妻逃嫁者子不得復以爲母故下

按云咸化廉淸與上文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文法一律

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　正義上稱尺證反下稱無音按上稱當讀如字下稱讀尺證反帝字句也字句者字句言金石刻本始皇帝所爲今不稱始皇帝久遠之後如後嗣之所爲則不足以稱成功盛德也

近官三郎注索隱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正義漢書百官表云有議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三將謂郎中車郎戶郎

按漢書惠帝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然則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舊注皆非小司馬分外郎散郎爲二尤誤正義所引百官表與今本不符當是傳寫有譌奪耳據百官表郎

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續志言議郎不在直中則當以中郎侍郎郎中爲三郎與惠紀又不同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余有丁曰按賈書作是其所以取之也文意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襍志云異上當有無字　按上文言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已兼取與守說無此四字文意轉不明不得云賈書是而此誤也如襍志說文意更明

項羽紀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頸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按翳塞王三字衍高紀及漢書紀傳皆無

高祖紀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　按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九字疑在周市來攻句上余有丁

曰此一周市也書法如此疑誤

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𡰥將兵北定楚地 集解索隱皆以別將爲句按此應以陳字句絕

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札記云魏字誤史詮云當作秦漢書作其 按魏字未必誤也是時楚懷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或先與沛公俱爲秦所破秦破魏軍故下接云楚軍出兵擊也如依漢書作其則下楚軍二字贅矣下云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益可見魏軍之與沛公俱也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志疑云方敘沛公入關不應忽入楚軍漢書無此十字當衍 按集解引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卽此事非衍文也曹相國世家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與表紀合惟世家破東郡尉在成武南

破王離在成陽南是兩事表統言成武南者其辭略耳沛公受命於楚懷王故亦稱楚軍

與南陽守齮戰犨東　按水經湍水注稱爲呂齮不知何所本

十月燕王臧荼反淩稚隆曰十月疑誤高祖用秦正十月後事當屬次年志疑曰十乃七之譌　按梁說是月表五年於漢書八月帝自將誅燕於燕書九月反漢虜荼蓋荼於七月反八月高祖擊之九月虜荼次序甚明反漢虜荼表并書者史總言之耳

皆屬齊集解漢書音義曰云云正義孟說恐非　按如正義說則音義當是孟康說

呂后紀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　按漢書惠帝紀五年九月長安城成則五年六年乃五年九

月之訛

呂平徐廣曰呂后姊子　按呂后姊子何以亦姓呂疑有誤

文帝紀陰安侯列侯頃王后　蘇林以爲二人如淳以爲一人按蘇是如如說則當云列侯陰安侯矣　徐孚遠曰公議廢立事而以婦女二人爲冠首非體也或尙有呂后時遺風耶　按時無太后及皇后宗室中尊屬爲楚王時又不在京師在京師者二人爲最親故大臣與議引之

彫文刻鏤云云一段　說苑反質篇李克之對魏文侯曰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此段詔文全本於此

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注服虔曰

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　按目下師古曰
音義與高紀同高紀注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
下棺也然則此三十六日之服乃已下之後改服紅纖凡
三十六日其未下之先自崩至葬凡七日必當仍服衰麻
合之爲四十二日非止三十六日乃自來相傳以日易月
之說未知何據而云然殊不可解翟方進傳及後母終既
葬三十六日除服是三十六日是既葬後算起漢法實如
是也
復晉陽正義故城在汾州平遥縣西南十三里　官本故
上有晉陽二字顧亭林曰此當言中都言晉陽誤是顧所
見本亦有晉陽二字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顧說誠是按
此正義原本蓋標晉陽中都四字下注晉陽云云中都云
云今晉陽下有奪文遂致譌舛十三里卷首注三作二

然上召責尉佗兄弟以德報之　責王本同毛本淛議本
宮本作貴按貴是責字與下意背南越傳召其從昆弟尊
官厚賜寵之與此紀貴字相應除肉刑札記云上文云去
肉刑此不當複出當依漢書作除宮刑與下出美人爲類
所謂亟絕人之世也志疑以其複出疑上去肉刑爲去田
租案漢書亦作去肉刑不誤　按十三年索隱引崔浩漢
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
故不易之也據此則文帝時未除宮刑故武帝時尚有司
馬遷下蠶室事漢書亦有誤疑此三字乃衍文

孝景紀爲孝文立太宗廟　漢書景紀五月無此事按立
廟之詔見文紀末乃元年十月事此書於五月疑衍文

深者二尺襍志云者字因上句而衍初學記御覽天部引
並無　按雹不必皆深二尺有者字爲是諸書所引未必

無奪文也

醴進索隱音進漢書作進　按此正文不作進王本官本無此注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姚氏按揚雄云官本考證曰云字宜作傳下乃班固漢書之文非甘泉賦中語也　按雄傳乃雄自序之文自贊曰以下方是班語班贊已明著之攷證殊誤注中甘泉本因秦離宮至屈奇瑰偉見雄傳下文又有高華溫德法相曾成宮白虎走狗天𫓭瑤臺仙人弩法相思觀皆壯麗也二十八字則雄傳所無疑姚氏本據雄集非采漢書也

有芝生殿防內中張氏照曰按隸辨曰校官碑董𠀤字公防按即房字唐公房碑君字公房房亦作房隸辨云隸法房字其戸皆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據

此則今本史記武帝紀芝生殿防內中漢書溝洫志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皆防字傳寫之誤內中二字必有一衍或曰按爾疋防卽今屏風防若是屏風諸儒必有注解今無之知防爲房之譌也　按古段借字多難遽定防爲防誤索隱本作房後漢光武紀元氏防子章懷太子注元氏房子屬常山郡並今趙州縣也防與房同古字通用

三代世表蟜極生高辛爲帝俈札記曰高辛乃國號不可云生索隱本作蟜極生帝嚳是也然表中前後文並作生高辛姑仍之　按上云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則此當云蟜極生帝俈爲高辛氏索隱本可從

從禹至桀十七世　按下文從黃帝至桀二十世不數黃帝爲二十從黃帝至湯十七世不數黃帝爲十七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不數湯與黃帝爲二

十九四十六而此文十七獨連禹數疑彼此必有一誤下文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則與此同

帝庚丁廩辛弟殷徙河北　按本紀殷徙河北在武乙時此疑錯簡

十二諸侯年表索隱戢夷狄不數吳　按楚獨非夷狄乎

衛桓公二弟州吁驕桓黜之出奔　按左傳不言出奔雖事在春秋前左氏未及詳然既出奔何以能弑君恐有誤

宋公馮元年及殺殤公　及王本毛本同官本作又測議本作乃按似乃字是

晉侯湣元年　按世家春秋俱作緡疑此偏旁傳寫偶誤

鄭昭公忽元年忽母鄧女祭仲取之官本攷證曰文義未詳按世家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則太史公書之見立忽之由此也取當是娶

按取娶古今字札記疑當作立之則與忽毋句不貫且上已言祭仲立忽又按此八字當上格祭仲立忽之下錯簡在此

楚文王五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禮惡之楚官本攷證曰世家不載春秋左傳在莊十年為楚文六年是當與伐蔡獲哀侯以歸同入六年　按左氏敘事每因後而述前以明一事之原委安知息夫人非前一年過蔡者耶似宜姑仍其舊札記稱此十三年各本誤入前年依志疑移併未免武斷矣

晉獻公二十六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札記曰及卓子三字疑當在立奚齊下　按奚齊卓子之立是兩時事不得云立奚齊及卓子

秦穆公三十圍鄭有奇言即去　北宋本無奇字札記從

之按有奇字是奇異也蓋謂燭之武之辭也

秦共公和　按本紀無名索隱曰名貑不知何據春秋作稻與和字形近未知孰是

曹宣公盧官本攷證春秋盧作廬　按春秋作廬釋文廬亦作盧

鄭成公三與楚盟官本攷證曰世家楚共王使人來與盟鄭人私與盟據此則春秋鄭成元年馬陵之盟自是兩事　按馬陵與晉盟與楚無涉何必疑左氏傳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不言盟

陳成公二十九倍楚盟楚侵我官本攷證曰世家二十九年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春秋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左傳楚子辛爲令尹欲侵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楚求成據此則是年陳爲請盟非倍盟也且經傳俱無楚

侵陳之文又襄四年左傳春楚師爲陳叛故猶代陳三月陳成公卒聞喪乃止夏楚彭名侵陳據此則當在陳成三十年　按此條大誤春秋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陳倍楚服晉經文本自明白又是年左氏傳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亦與表符合乃此條引傳文改侵欲爲欲侵改如會求成爲如楚求成遂謂陳請盟非倍盟傳明有楚侵陳事而議經傳俱無不知所據何本左傳致乖謬如此至三十年事表與傳亦合是另一事更不得執彼疑此

鄭簡公三子孔作亂子產攻之札記曰毛本攻譌救　按鄭殺子孔在簡十二年不得於此年先書攻之當以救字

爲是世家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左傳子孔當國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衆而後定所謂救者指此事也又上格誅子駟三字當在此子孔作亂之上錯簡在前世家及左傳可證

楚康王元年共王太子出奔吳　按世家無此事左傳言共王無冢適則安得有太子世家云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與左氏合世家言康王以長立是也

晉襄公三十一襄公薨昭公年十九有童心札記曰晉昭公元年昭公年十九有童心各本錯在前年今移正疑當衍下昭公二字　按年十九上疑奪立字非昭元年之錯簡也

鄭簡公二十八子產曰三國不會　按左傳昭四年楚子

問子產曰諸侯其來乎對曰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當指此事四國而言三國表無邾也官本攷證據左傳楚王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謂子產曰下疑有奪文其說恐非

燕悼公元惠公歸至卒　按此疑前一年之錯簡

蔡侯廬官本攷證曰世家春秋同左傳作盧　按今本左傳作廬不作盧惟昭二十年經蔡侯廬卒一本作盧

宋元公十詐殺公子　按官本公子上有諸字與世家合各本皆奪

蔡平侯九平侯甍靈侯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　按世家殺作攻是也

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官本攷證曰春秋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於楚朱穀梁作東第

攷朱無歸入蔡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汪克寬曰東卽東國誤爲朱　按左傳朱乃平侯子東國乃平侯弟不得謂東國誤爲朱也東國卒於楚亦許男甯卒于楚之例不得以朱出奔而附會之也表文奔楚上當有奪文春秋昭二十年蔡侯廬卒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與表正合

陳湣公二十三楚滅陳殺湣公官本攷證曰世家二十四年左傳哀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與世家同　按王本毛本測議本此後一格復書二十四三字是也楚滅陳殺湣公六本在二十四年錯簡在前一年而後人以陳既滅不應復有一年遂删去二十四三字致與世家及左氏不符楚世家言惠王復國是歲滅陳爲惠王十年是陳湣二十三年然楚白公之亂在秋七月滅陳亦在秋七月其非一年之事可知自當爲惠王十一年事吳

世家夫差十八年曾蔡世家蔡成侯十三年楚滅陳當惠王之十一年

六國表秦厲共公元年翁氏祖庚曰按通鑑在敬王四十四年則元王元年乃厲共二年也　按表以敬王爲四十三年故厲共元年爲元王元年通鑑以敬王爲四十四年故厲共元年爲敬王四十四年其同異在周不在秦也

齊宣公五宋景公卒集解徐廣曰案左傳景公死至此九十九年索隱以徐說爲謬　按左傳景公立於魯昭二十六年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立凡四十八年與史記不同計魯哀二十六年至此爲十九年徐廣注衍一九字致來小司馬之譏耳

楚聲王王魏韓趙始列爲諸侯　按此但書於楚表似無義疑當在周表九鼎震之上

趙敬侯七伐齊至桑丘　按世家無

燕釐王三十敗齊林孤　按世家伐齊敗于林營與此不合

秦惠文後十二樗里子擊藺陽虜趙將官本攷證曰本紀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非藺陽也　按此條誤本紀十二年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趙武靈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此一事也表不誤惟藺作藺陽耳乃據魏事以證之宜不符矣

秦昭王十八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官本攷證曰本紀作十六年又衹稱左更錯取軹及鄧無取城六十一之文通鑑亦作十八年云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又似兩事　按本紀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魏世家昭王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秦昭十八即

魏昭七似是一事惟十六年已言取軹不應復言至軹表十六年不書取軹事或統前事言之故言至軹耳

秦楚之際月表楚懷二年一月志疑云實計月數爲年隨時改年易月從古未聞宜更之曰十三月以後月數依次更　按史遷之作本爲創格前無所因此表諸侯皆計月而不分年而楚懷獨以年紀者以別於諸侯也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高祖四趙初王張耳元年薨　官本攷證於三年書十一月王耳元年而删此文按此據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也然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立耳爲王在四年十一月漢書耳傳則言四年夏三處不同此表與月表合疑漢表乃錯簡耳傳夏字譌耳

呂后七趙十四楚呂產徙梁元年　按南監本官本有幽死二字無楚呂產徙梁元年七字是也

孝文二初置城陽國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　按文紀在
三月疑紀誤二爲三濟北河間太原梁代同
元狩六燕初王刺王旦　按旦於昭帝時誅此不應書諡
當術刺王二字
元鼎三節王純　不應書諡後人所增當曰今王下同
元鼎四頃王授　不應書諡
是爲剛王　按四字乃後人增
頃王平　不應書諡
元鼎六康王昆侈　不應書諡
元封二頃王遺　不應書諡
元封五戴王通平　不應書諡
太初二戴王賀　不應書諡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侯第　按列侯位次高苑東武皆四

十一東茅菌皆四十八肥如高梁皆六十六棘陽新陽皆八十一磨高陵皆九十二此其重見者也其缺者則二十一三十一三十八五十四五十六六十八七十六八十七九十七百二十百二十八百二十九百三十三百三十六共十有四今據漢表補其闕正其譌不知者仍闕之表次如左

一	酇	蕭何	八千戶
二	平陽	曹參	萬六百戶傳萬六百三十戶
三	宣平	張敖	
四	絳	周勃	八千一百戶傳八千一百八十戶
五	舞陽	樊噲	五千戶傳五千四百戶
六	曲周	酈商	四千八百戶傳五千一百戶
七	魯	涖奚涓亡子封毋涖漢書作底	四千八百戶功比舞陽

八 汝陰 夏侯嬰 六千九百戸同傳

九 潁陰 灌嬰 五千戸同傳

十 陽陵 傅寬 二（漢表作三）千六百戸同傳

十一 信武 靳歙 五千三百戸同傳

十二 安國 王陵 五千戸

十三 棘蒲 陳武

十四 清陽（漢表清河疑此是） 王吸 三千一百戸（漢表二千二百戸）

十五 廣平 薛歐 四千五百戸

十六 汾陰 周昌 比清陽二千八百戸

十七 陽都 丁復 七千八百戸

十八 曲城 蠱逢（索隱蠱達與漢表合） 四千戸

十九 博陽 陳濞

梁鄒 武儒（漢表武虎） 功比博陽二千八百戸

二十一　闕　按東武侯郭蒙第四十一與高苑侯丙倩同志疑謂東武當二十一然無以證其必是惟高苑功比斤上位次相比無可疑者則志疑說或是

二十二　鄡成漢表鄡成　周緤　三千三百戶傳同漢表二千二百戶

二十三　都昌　朱軫

二十四　厭次　元頃漢表爰類

二十五　成　董渫　功比厭次二千八百戶

二十六　故城漢表城父　尹恢　功比厭次二千戶

二十七　阿陵漢表河陵　郭亭

二十八　廣　召歐　二千二百戶

二十九　河陽　陳涓

三十　蓼　孔蘩漢表孔聚

三十一　闕　漢表費侯陳賀齊氏召南曰以本紀證之費

將軍與孔將軍分居左右功應相類蓼侯弟三十則費侯弟三十一是也　按平侯功比費則位次相比無可疑者

三十二　平　沛嘉 漢表工師喜　功比費侯千三百戶

三十三　武彊　莊不識 漢表莊作嚴避諱也

三十四　隆慮　周竈

三十五　臺　戴野

三十六　貰　呂 徐廣曰一作台索隱呂博國漢表傳胡害 千六百戶功比臺侯 漢表無千字

三十七　海陽　搖毋餘　千八 漢表七 百戶

三十八　闕　按高梁侯酈疥功比平侯嘉或當次此

三十九　栒丘　戎賜　千戶 漢表八千戶疑衍八字

四十　斥丘　唐厲　千戶

四十一　高苑漢表高宛　丙倩　千六百漢表下有五字戶比斥丘

侯

東武　郭蒙　二千戶漢表千戶　三　志疑謂第二十一說

見前　抜依漢表三千戶則位次誠不應居此

四十二　樂成　丁禮　千戶

四十三　宣曲　丁義　六百七十戶

四十四　魏其　周定漢表周止　千戶

四十五　昌武　單寗漢表單究　九百八十戶比魏其侯漢表

九百戶

四十六　絳陽漢表終陽　華毋害　七百四十戶

四十七　曲逆　陳平　五千戶

四十八　東茅　劉釗漢表劉到　千戶

菌漢表鹵　張平　二千七百戶　志疑曰當六

十八

四十九　復陽　陳胥　千戶

五十　猗氏　陳遬　二千四百戶漢表千一百戶

五十一　祁　繒賀　千四百戶

五十二　鄢陵漢表傿陵　朱濞　七百戶漢表二千七百戶

五十三　博陽　周聚　千四百戶漢表無

五十四　闕　漢表平定侯齊受　按故市汁邡皆比平定位次相比則班是也

五十五　故市漢表敬市　閻澤赤　千戶比平定侯

五十六　闕　按襄平侯紀通此表無侯第漢表六十六然表云功定平侯漢表云功比平定侯則此表有譌奪耳功既比平定則應與平定相次六十六位次懸隔且已見肥如高梁二侯不應重複如此疑六十六乃五十

六之謁與故市什邡相比正符合也

五十七　汁力集解汁邡索隱什邡漢表汁防　雍齒　二千五百戶功

比平定侯

五十八　柏至　許温漢表許盎　千戶

五十九　辟陽　審食其

六十　高京徐廣曰一作景漢表景　周成　功比辟陽侯

六十一　安平　諤千秋漢表鄂秋　二千戶

六十二　留　張良　萬戶

六十三　南安　宣虎　九百戶

六十四　平棘　執漢表林摯

六十五　北平　張倉漢表蒼　千三百戶漢表三作二

六十六　肥如　蔡寅　千戶

高梁　酈疥　九百戶功比平侯嘉　拔平侯

沛嘉位次三十二高梁功旣相比不應位次懸隔如此表中三十八鬭或六十六乃三十八之譌方不與肥如同位　又漢表襄平侯紀通亦六十六說已見上

六十七　安丘　張說　三千戸漢表三作二

六十八　鬭　菌侯四十八張平志疑以爲當六十八

六十九　朝陽　華寄　千戸

七十　彭　秦同　千戸

七十一　清　空中徐廣日空一作窒索隱空中同空一作窒窒中姓漢表室中同　比彭侯千戸

七十二　彊　留勝漢表朌　比彭侯千戸

七十三　寍陵　呂臣　千戸

七十四　祝阿　高邑漢表邑　八百戸

七十五　煑棗　赤索隱萩朱漢表革朱　九百戸

七十六 闕 漢表梧侯陽[illegible]延 五百戸一
七十七 堂陽 孫赤 八百戸
七十八 甯 魏選漢表邀 千戸
七十九 張 毛澤索隱毛擇之亦作毛釋之漢表毛釋之 七百戸
八十 紀信 陳倉 七百戸
八十一 棘陽 杜得臣 千戸漢表二千戸 新陽見後
八十二 高胡 陳夫乞 千戸
八十三 陽河 齊哀侯索隱齊侯卞訢漢表其石 五百戸功比高
胡
八十四 龍漢表龍陽 陳署 千戸
八十五 下相 泠漢表泠耳 二千戸
八十六 堂邑 陳嬰 千八百戸漢表六百戸
八十七 闕 按新陽侯呂清漢表陽信侯呂青 比堂邑侯千戸

此表稱八十一與棘陽同位漢表作八十七是也功比堂邑故列堂邑之次與此表義例相符若作八十一是轉在堂邑之前不得言比矣

八十八　營陵　劉澤　萬二漢表作一千戶

八十九　廣阿　任敖　千八百戶

九十　戚　季必　千戶漢表千五百戶

九十一　栒漢表[illegible]　溫疥　千九百戶

九十二　磨漢表歷　程里　千戶

高陵　王周漢表王虞人　九百戶　按程黑與溫疥均以定臧荼功封其位次相比似無可疑王周何以次與同位武原云功比高陵則高陵位次亦無可議此所未詳也

九十三　武原　衛胠索隱云漢表胠作胠而今本作胠　二千八百戶

功比高陵

九十四　吳房　楊武　七百戸

九十五　繁漢表平　彊瞻索隱漢表作張瞻今漢表作張瞻師　比吳房侯

千五百戸

九十六　汾陽　靳彊

九十七　闕

九十八　深澤　趙將夜漢表作夕　七百戸

九十九　宋子　許瘛　功比磨侯五百四十戸漢表四十作三

一十六

百　闕氏　馮解敢漢表敢作散　千戸

百一　中水　呂馬童　千五百戸

百二　杜衍　王翳漢表王翥　千七百戸

百三　赤泉　楊喜　千九百戸

百四　涅陽　呂勝漢表騰　千五百戶比杜衍

百五　穀陵　漢表陽　馮谿

百六　甘泉　徐廣曰一作景漢表景　王竟漢表競　漢表五百戶

百七　須昌　趙衍　千四百戶

百八　長修　杜恬集解一云杜恪　功比須昌千九百戶

百九　昌　盧漢表旅卿　千戶

百十　成陽　意索隱奚意與漢表合　六百戶

平都　劉到　千戶此見漢表

百十一　平州　昭涉掉尾　千戶

百十二　壯徐廣曰一作莊漢表嚴　許倩漢表猜　六百戶

百十三　邔　黃極中漢表忠　千戶

百十四　共　盧罷師漢表作旅盧　千二百戶

百十五　開封　陶舍　比共二千戶

百十六　臨轅　戚鰓　五百戸

百十七　不成　公孫耳昔漢表　千九百戸

百十八　東陽　張相如　千三百戸

百十九　陽義漢表羨徐廣曰一作羡　靈常　千三百戸

百二十　闕　漢表軑侯朱倉第百二十汲古閣漢書作百十謂𢻫平臯侯劉它此表云比戴侯漢表云比軑侯平臯第百二十一戴第百二十六不應比之者反居于前自當以漢表爲是

百二十一　平臯　劉它　功比戴侯彭祖漢表功比軑侯　五百八十戸

百二十二　土軍　宣義　千二百戸

百二十三　汲索隱云漢表作伋今漢表作伋　公上不害　千二百戸

百二十四　𡩋　陳錯漢表鍇　六百戸

百二十五　中牟　單父聖漢表單右車索隱漢表作單父左車　二千三
二　漢表百戶
百二十六　戴　彭祖索隱秋彭祖漢表秌彭祖　千二百戶
百二十七　德　劉廣　漢表在王子侯表
百二十八　闕　漢書王子侯表上邳侯郢客位次一百
二十八
百二十九　闕　漢書王子侯表朱虛侯章位次一百二
百三十　衍　翟盱　九百戶
百三十一　慎陽　欒漢表樂說　二千戶
百三十二　期思　賁赫　二千戶
按說告信反赫告布反故位相次
百三十三　闕　漢表便侯吳淺以父長沙王功封二千
戶

百三十四　義陵　吳程漢表鄧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
戶
百三十五　桃　劉襄　千戶
百三十六　闕　漢表沅陵侯吳陽以父長沙王功
百三十七　陸梁漢表量索隱量　須毋漢表無
右表錄次侯第瞭如指掌矣其闕而可以意補者各其
說于前其莫可補者則九十七也表中之無侯第者周
呂侯呂澤建成侯呂釋之漢表在外戚　以恩澤羹頡侯信合
陽侯仲沛侯濞以宗室陽夏陳豨淮陰韓信以反誅茌昭任
張越漢表七百五十戶　棘上襄漢表九百七十戶　江邑趙堯六百戶　以罪廢此本
無侯第者也離侯鄧弱則失所起及所絕者也惟射陽
侯項纏以恩封以它襄例之必有侯第此則史失之也
惠景表有俞侯呂它父嬰功比朝陽侯當亦有侯第亦

不可考矣
陽陵楚漢春秋作陰陵　按陰陵漢志屬九江
舞陽坐呂氏誅族志疑曰族字衍札記曰族字疑當在誅
字上　按志疑說是如族誅則市人不得續矣
汁方功比平定侯攷異曰按平定侯齊受孝惠元年始封
雍齒以高祖六年封不應轉準其例當有誤文或是平侯
沛嘉之譌　按平侯位次三十二相去甚遠且平侯已比
費侯不應汁方又比平侯也此表侯第乃呂后時陳平所
定不必以前後爲疑
北平孝文格其四爲丞相索隱爲計相也　按蒼傳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是丞相非計相也索
隱誤
五歲罷志疑曰五上脫十字　按傳蒼爲丞相十五歲而

兒粱說是

相至侯功格集解漢表師古曰　按集解不得引師古語此注漢表有奪文而師古云云則後人所旁注也

武原史詮曰武原封年月本次磨後漢表同今本失其次　按武原以八年十二月封磨以八年七月封漢以十月爲歲首故七月在十二月後武原之次不誤也惟磨之後爲稾爲宋子皆以八年十二月封猗氏清彊彭吳房以三月甯以四月昌共闕氏以六月皆在磨前安上方與磨以七月癸酉同封磨因與安上相比此爲失其次也

清侯功擊項羽代侯札記曰史詮云定代侯鈌定字下三侯同索漢表亦無　按定字不必增

平州馬童札記曰首脫呂字　按此謬昭涉掉尾以昭涉爲姓安得橫加呂字

惠景閒侯者年表扶柳昌平　各本皆同局本依志疑改呂平　按志疑之說盡據本紀然平爲呂后姊子何以亦姓呂氏恐昌字未爲誤也

郊高后格高后八年九月產以呂王爲漢相謀爲不善大臣誅產遂滅諸呂　志疑以高后二字爲衍局本從之删去　按此文疑是後人旁注而誤入者產爲呂王國除矣則此語應見漢興表內不應在此軹壺關昌平但言爲王國除此其證也毛本此數語不入高后格另列於下一格其旁注之痕尚可考見

錘坐呂氏事　按四字疑衍

楊虛共侯　按共字衍

有罪國除　按有罪二字衍　此侯上奪楊丘共侯劉平

山陽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徐廣程一作擇　按擇各本
誤作澤惟毛本官本不誤與漢表合程量也課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順梁札記曰宋本中統柯淩毛並作
順梁毛本旁注一作煇渠官本游王作煇渠　按衛將軍
傳正義云煇渠表作順梁是張所見本與宋本中統柯淩
毛合而索隱所見本則作煇渠似唐時已有兩本
龍元侯廣德有罪誅志疑曰漢表謂元鼎六年坐酎金免
按誅字衍王毛測議本官本並無此字
高平譜毀韋賢代爲丞相　按漢賢傳相傳皆無此事賢
自以老病免不知褚先生何見而云然
平望索隱表志闕攷異曰按水經注平望在平壽縣故城
西北八十里漢武帝封菑川懿王子劉賞爲侯國　按漢
志平望侯國屬北海索隱言志闕非菑川國後并北海

謚樂敦侯衆慶謚法善行不怠曰敦　按周書謚法無敗不知小司馬所據何書今　會典謚法有善行不怠曰敦曲禮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漢興已來將相名臣年表征和元年冬賀坐爲蠱死　按漢書武紀巫蠱起于元年冬十一月賀于二年春正月下獄死蓋賀于元年冬得罪二年春正月下獄死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書四月壬申丞相賀下獄死誤也

征和二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封彭城侯

按漢書劉屈氂傳征和二年爲左丞相與此合漢表書五月丁巳誤也本傳屈氂封澎侯此衍城字

征和三李廣利出朔方　按武紀出五原

商丘成出河西　按武紀出西河此倒

後元二二月己巳光祿大夫霍光爲大將軍博陸侯都尉

金日磾爲車騎將軍秺侯大僕安陽侯上官桀爲大將軍　按己巳漢表作丁卯是武帝以丁卯崩在己巳前二日又光封博陸日磾封秺桀封安陽雖以遺詔封然至始元年始封不得并書於此光時爲侍中奉車都尉日磾爲侍中駙馬都尉此譌奪桀以大僕爲左將軍大字亦譌

始元四王莽爲左將軍○漢表左作右時上官桀爲左將軍則王莽當爲右將軍此譌

本始韓曾爲後將軍　按漢書紀表皆作前此譌

本始三六月乙丑義薨　按乙丑當作己丑漢紀表可證

充國奪將軍印　漢書充國傳無奪印事

本始四十月乙卯　據漢紀當作三月

地節四七月壬寅禹腰斬　按漢表作壬辰

神爵二上郊雍五畤祋祤出寶璧玉器　按漢紀是年無

此事惟郊祀志是年鳳皇集祋祤於所集處得玉寶亦無
郊雍五時事
五鳳三三月壬申　按漢表作二月是丙吉於正月癸卯
卒也
甘露元三月丁未漢紀二月丁已漢表三月丁已
甘露三三月己丑霸薨與宣紀合漢表作二月
七月丁已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　漢表作五月甲午
初元五許嘉爲左將軍　漢表在三年
中少府貢禹　漢表作長信少府
十二月丁未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　漢表作丁
已按貢禹以丁未薨廣德以丁已代漢表是
永光元十月戊寅　漢表作十一月
二月廣德免　按二月誤廣德傳言爲御史大夫光十月

廣德於初元五年十二月代禹至是年九月方得十月之數而韋元成代廣德在七月此表與漢表同不知七月字有譌抑廣德傳中十月字譌也

永光二雲中太守韓次君爲建威將軍擊羌後不行　元紀無此事

建昭三繁延壽　漢表作李一姓繁按繁是

建始四任千秋爲右將軍　漢表右作左是也

陽朔二六月　漢表作四月

鴻嘉元禹卒　按卒當作免

樂書蹈萬里索隱亦逝札記曰亦下疑奪作字　按亦疑音之譌上奪蹈字

其治辨者　辨禮記作辯釋文辨本又作辯

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集解鄭元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

此樂官本攷證曰今鄭注無此語　按宋撫州本鄭注有
禮樂順天地之誠張氏照曰按樂記作禮樂見天地之情
正義云見胡練反又云見地之情見天之情可知古本亦
作見天地之情也今依樂記改正官本攷證
其說良是然樂記實作偩天地之情不作見也　按據注以校史
樂師辯乎聲詩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辯作辨下同　按
禮記亦作辨辨別也
商祝辨乎喪禮集解鄭元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
敬於接神　按今鄭注無此語
致禮以治躬者也　按者也疑衍
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集解王肅同分陝東西而治
按禮記無陝字鄭注言周召分職而治是鄭所據本無
而王肅本有也張守節正義曰舞者至第五奏而東西中

分爲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後周公召公分職爲左右二伯之時按其文義似張所據本亦無陝字故不爲陝字作解與集解有陜字者異也律書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集解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及丑也正義案此下闕文或一本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札記曰各本此下有丑者紐也云云十九字蓋依正義增入　按毛本集解無及丑也三字正文有丑者紐也云云十九字似大呂者句下有奪文而丑下無奪文即正義所謂一本也不得據正義而删此十九字

天官書末太星正妃索隱辰極横后妃四星端官本考證端一本作從臣照按從即縱對横而言端即耑直也端與從未審孰是　按諸家本從字在端字上然有是也監本奪一字耳横以東西言從以南北言端首也言辰極横而

后妃四星從列其從之端爲大妃故云末大星正妃也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
司祿索隱司祿賞功進司命主老幼司災主災告　按司
命二句王本官本測議本作司命主災告司中主左理考
證云左理一本作大理與此本不同漢志正文四曰司命
五曰司祿六曰司災與史記又不同晉隋二志四曰司祿
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
大理佐理寶與史漢又不同則索隱之是非未易決也
其斗魁中貴人之牢　按其字上恐有奪文此謂天理四
星
權衡　按衡即下文太微三光之廷權即下文軒轅孟康
謂軒轅爲權太微爲衡是也正義引權四星在軒轅尾其
說誤

輿鬼鬼祠事　按下鬼字疑有譌

爲天街正義土金守官本攷證曰土一本作火　按作火者是

其東有大星曰狼正義金木火守亦如之張氏照曰按星占木爲德星守則爲休祥木字乃衍文也　按五星入守皆有災祥如壘占五星入皆兵起將軍死是也木字似未必爲衍文

見危曰大章　按曰大章見下此疑衍

正旗上出正義言辰星出　按此疑有奪字當作辰星出其上

兒過太白正義漢書云辰星過太白間可椷劍明廣雅是也官本考證曰此注略無文理定係訛傳今刪札記曰各本間下衍太白二字依漢志刪　按此注衍太白二字以

致難解局本刪去甚是張氏蓋據漢書以證廣雅疑漢書上有奪文官本刪去未爲是也

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一作六張氏照曰按大下疑有奪字漢書天文志五殘星大而黃下賊星大而赤司危星大而白獄漢星大而赤可證徐廣一作六之說非也攷異曰大當作六六字連下句讀六賊星名也　按正義大賊星者一名六賊錢說蓋本之漢志晉志竝作六賊自當以錢說爲是張氏照駁徐廣之說豈未取漢晉志相證耶且其所引漢志作下賊何也　又按以漢志證之大字六字皆有大下奪而黃二字大而黃句六字屬下句正義謂大賊星一名六賊蓋未知此下有奪文而强爲之說也正義大賊官本作天賊

其怒青黑集解李奇曰怒當音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

則色青　按當音帑毛本音作作帑尾也
杓索隱杓劉氏音時酌反說文音丁了反許慎注淮南云
杓引也　杓說文大徐甫遙切小徐片幺反大徐本乃孫
愐唐韻小徐乃朱翺反切皆無丁了一音上文用昏建者
杓索隱引說文匹遙反玉篇甫遙都歷市若三切廣韻四
宵甫遙撫招二切二十三錫都歷切皆無丁了之音按此
字應从手作扚玉篇手部丁激廣韻二十三錫都歷切又
二十九篠都了切皆云引也與叔重淮南注合今本淮南
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亦譌从木諸字
書韻書皆引入杓字下矣扚說文大徐都了反小徐得了
切集韻則作丁了切與索隱所引說文合金壇段氏說文
扚下注謂扚雲从手今本譌从木其說良然
而擇搏密官本密作宓考證曰按宓字不可解蓋密字也

缺其下半傳寫至今　按諸本皆作密北監本誤奪其半故考證有是語

若霧索隱音如字一音蒙一音亡遘反爾雅云天气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不明之意也　按爾雅天气下地不應曰雺地气發天不應曰霧釋文雺或作霧字同亡公亡侯二反小司馬所據蓋郎或作之本故與今本相乖李善文選甘泉賦注所引小司馬同是唐時固有此一本矣雺霧之說說文玉篇諸書多與爾疋乖異形近易譌未可一言決也

薄山者衰山也　毛本衰作襄何義門曰襄作衰注同从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校正獨與揚雄河東賦合也　按正義作衰衰色眉反何說是官本作襄并正義色眉反亦誤爲色良反矣　集解末毛本有伯莊曰三字札記以爲

衍按此處有奪文他本因此三字無著而删去之耳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塡星䄵志云奪
辰星當依郊祀志補　按上已言辰恐郊祀志衍也
西亦有數十祠索隱西即隴西之西縣　按西者雍以西
即指湖下鄠灃滈諸祠也
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何義門曰小字宋
本無重四字　按宋本是局本删酒字漢志無第二壽宮
字
乘輿斥車馬　官本局本輿作轝毛本作輿　按補紀作
輿輿是
卿有札書何義門曰小字宋本作禮　按札是禮古作礼
與札形近而譌
獨見塡星　此索隱本也札記曰北宋本與索隱本合各

本塡作旗何義門曰旗當从漢書作塡星故下云信星昭見也志疑曰當依補紀作其蓋卽指上茀星　按補紀索隱引漢志爲說而此注又云樂産包愷竝作旗星旗星卽德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豔如旗本亦作旗何其矛盾也

泰山卑小志疑曰泰山上缺東字　按疑東字衍

河渠書　按此書贊言水之爲利害蓋以河之害爲尤甚而諸渠皆利民者也故曰河渠漢書改爲溝洫聊以示異於史公然溝洫之制自阡陌既開而後久已廢而不可復當時諸渠之利不過資灌溉而已非有遂人匠人之經緯也謂之溝洫非其實矣

平準書市井正義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札記曰及井二字疑衍

按孟子以市井與草莽對言則市井不指郊野說且周官有司市諸職安得云古人未有市後漢書劉寵傳注引風俗通所載春秋井田記井田之義謂因井爲市交易而退其說較爲可信或曰市井者市四達如井也亦可備一解

漢志市井作市肆

天下之經費　按天下漢志作天子索隱注言故不領入天子之常稅似索隱本正文亦作子

居官者以爲位號集解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索隱注倉氏庾氏按出食貨志　按漢志如淳倉上有貨殖傳三字索隱食貨志乃貨殖傳之譌

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　按漢志重一吏字疑此奪

一國之幣爲三等　毛本作二何義門曰小字宋本作三徐孚遠曰名爲三等而止敘其二不及中幣恐二字誤札

記曰吳校改三爲二與食貨志合　按此當以毛本爲是

他本皆誤

史記瑣言卷一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子熊遂立　按吳越春秋分熊遂爲二人曰章子熊熊子遂世家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越絕太伯至夫差二十六世

餘橋疑吾　吳越春秋橋作喬

柯盧　吳越春秋盧作盧

轉　吳越春秋作專

句卑　吳越春秋卑作畢索隱引古史考作畢軫

大而寬索隱左傳作大而婉寬字宜讀爲婉　按寬婉字異而理並通奚必讀寬爲婉寬婉古音同部

魏獻子索隱名鍾舒也　按左傳獻子名舒此衍鍾字測議本無

晉國其萃於三家乎集解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

家　按左傳杜注同祚作政疑此服虔二字有譌抑征南之注本襲服氏也

政將在三家集解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　左傳杜注下句曰故政在家　按左傳文無三字故注亦無三字此或集解以意增

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　四年王餘昧卒　按二王之年與春秋乖異說詳索隱吳越春秋則與此同

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　按伍子胥傳及吳越春秋並同楚世家作小童爭桑與此異

專諸正義吳越春秋云專諸豐邑人　按今本吳越春秋作堂邑人與刺客傳合豐字譌

雄貌深目侈口熊背　按今本吳越春秋貌作顏侈口作虎膺

七年　北伐齊　敗齊師於艾陵　按年表此年無此事左傳在哀公十一年乃吳之十二年年表十二年與魯敗齊與左氏合

十年因伐齊而歸　按年表是年無是事十一年書與魯伐齊與左傳合吳越春秋亦在十一年

十一年復北伐齊　按年表十二年書與魯敗齊與左傳合吳越春秋亦作十二年　此紀夫差事多與左傳乖迕疑史文有錯簡非馬遷之誤也年表與左氏多符應不明於彼而闇於此

猶不田無所用集解王肅曰石田不可耕　按與左傳杜注同疑王肅二字譌

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　按年表亦於十一年書誅伍員與此同左傳則是十二年事吳越春秋則作十三年似應

以左氏爲是　又按左傳使於齊反役王賜之屬鏤以死徐天祜吳越春秋注曰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

會於橐皐索隱發語口　按左傳杜注口作亭

齊太公世家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集解皇覽曰呂尙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按太公反葬於周安得冢在臨菑

成公脫札記曰舊刻說與齊風譜疏引合然如索隱云則所見本已譌　按毛本說與年表合不當从索隱也

使之間襄公集解王肅曰候公之間隙　按左傳杜注候作伺

笙讀索隱論語作溝讀　按論語溝瀆如字解非地名索隱誤左傳作生竇

於甄　按年表作鄄

丙戌　年表郱歇與左傳合

庸職　年表閻職與左傳合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　按據左氏文十一

年傳乃襄公二年事

反魯衞之侵地正義左傳云晉師及齊國　按此下有奪

文依左傳當有佐盟于袁　五字

慶舍發甲圍慶封宫　按此有譌奪左傳云慶氏以其甲

環公宫

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志疑曰傳十二月朔上文已書十月

何倒言秋　按秋疑冬之譌

是爲簡公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之子也徐

孚遠曰左傳亦作悼公子年表非也且簡公非悼公子則

在魯而闕止有寵其事難通　按今年表云齊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任為簡公與徐廣所言本異豈後人據世家改耶

魯周公世家代王發之身集解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　今孔傳無也不可救四字

索隱鄭元亦曰丕讀曰負　按孔疏鄭元曰丕讀曰不釋文鄭音不與小司馬異

成王少　成王之叔父　按周公口中不得稱成之謚此史駁文

朝服以開金縢書索隱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說乖謬　按孔安國以古文尚書起家司馬遷常從安國問故史記多古文說乃云遷不見古文疏矣

惟朕小子其迎　按史遷以開金縢為周公卒後事與尚

書乖異索隱以爲謬誤是也裼慎曰周公旣卒則所謂迎
者何迎也其說誠然乃正義以孔安國遣使者逆之之說
爲非而謂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牽强不可從
武公九年官本考證曰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爲周宣
王之十二年下文云夏武公歸而卒是立九年也與表互
異　按疑九年乃十年之譌
子弗湟立集解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年表作弗生
按今年表舊刻本北宋本作弗涅王本柯本淩本毛本作
弗湟蓋皆非唐以前舊本矣左傳正義引世家作弗皇釋
文隱元年作不皇文十十六年引世家作弗皇漢書律歷志
曰惠公皇無弗字
長庶子息索隱隱公也系本隱公名息姑志疑曰下奪姑
字魯頌疏文十十六年左傳疏及釋文穀梁首篇疏引世家

並作息姑　按梁說是年表正作息姑隱元年左傳疏亦引世家作息姑

生子允集解徐廣曰一作軌索隱系本亦作軌也　王本官本索隱一作兀五忽反無系本云云六字按兩本不同疑各奪其半故互異如此或諸本以一作兀五忽反六字已見年表而刪之前漢律歷志左傳桓元年疏引世族譜陸氏釋並名軌

觀漁于棠　年表漁作魚集解引杜注觀漁臺今注疏亦作魚

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　按左傳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杜注女公子子般妹與史異

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索隱系本名啟今此作開避漢景

帝諱耳　按左傳疏引杜世族譜名啟方謂杜从世本與小司馬異疑此奪方也左傳釋文亦曰名啟方漢書律歷志亦曰啟方

季友毋陳女　按左傳杜注季友莊公毋弟莊公毋文姜則季友毋非陳女也

是歲襄公三歲也　按左傳襄元年杜注於是公年四歲正義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此云三歲誤也沙隨之會在成公十六年　年表九年云公年十一

十五年朝晉　按年表書於十六年據左傳則於十五年冬如晉晉人止公故十六年猶在晉至夏始至自晉也

晉留之葬晉昭公　按左傳公於十六年夏至自晉晉昭於秋八月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無留公送葬事

自謂主君集解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　按左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䟽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爲主君以晉不受公故輕侮之比公於大夫也此云自謂當有譌字
穆公三十三年卒　按漢律歷志合表止三十二年
共公二十二年卒　按漢律歷志合表爲二十三年疑楚表魯共公元年之文錯簡多一年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　按秦惠王卒在平公八年
二十二年平公卒　按志疑云下二字衍其說與漢律歷志合然楚表止十九年
是爲文公索隱系本作湣公鄒誕本亦同仍云系家或作文公年表集解徐廣曰一作湣　按漢律歷志曰緡公世家即位二十三年是班所見史記不作文也攷異曰

春秋時已有文公潛又與閔同疑漢志是然諡法無稽疑

稽潛古通用漢志所據卽徐廣所云一作滑之本與世本

亦相符世家中先後同諡者頗多不以此爲疑

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志疑云元誤七　按楚懷王卒

於頃襄三年世家與表均合在文公元年之上一年以表

年計之則平公十九年也

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　按表於楚考烈八年書取魯魯

君封於莒爲魯頃之十八年與此差一年

燕召公世家與宋衛共伐周惠王集解譙周曰按春秋傳

燕與子穨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

之索隱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

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此燕是姞姓今檢左氏

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

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　按北燕僻處北陲春秋之初不與中國盟會南燕國地理志東郡燕縣與衛近故隱元年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桓十三年魯與紀鄭及齊宋衛燕戰是年亦衛師燕師伐周立子穨其爲南燕而非北燕無可疑者小司馬伸司馬而詘譙杜未爲是也至齊伐山戎事隔十一年各不相蒙詎得取以爲證且春秋莊二十八年齊奉王命以伐衛以其立子穨也北燕果與同罪齊何以不伐之而轉救之哉左傳是役無宋年表亦云燕衛伐王不及宋此宋字疑衍

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索隱按以己配益則益己是伯

爲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己語終辭　按此當以爲字爲句己字屬下讀下兩己字同

管蔡世家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　按文王十子次序各書互異列女傳則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霍叔武成叔處康叔封冄季載白虎通姓氏篇引文王十子詩傳則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毛詩疏思齊篇引皇甫謐則曰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蔡叔度郕叔武霍叔處周公旦曹叔振鐸康叔封冄季載與史記皆不同趙岐孟子注以周公爲管叔之兄與列女傳白虎通合杜預左傳注定四年以蔡叔爲周公之兄正義引賈逵說亦同

與皇甫謐合然孟子文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趙氏故迂其說似不可從左傳疏伸杜而絀司馬謂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然定四年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祝佗私於萇宏宏以蔡叔康叔之兄爲說如蔡叔果周公之兄則祝佗止以何不先魯一言折之足矣列子楊朱篇有周公誅兄放弟之言賈杜之說未可遽信毛詩疏言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其說甚確與在傳疏之說則自相矛盾矣諸家之說既有牴牾則當以史記爲是列女傳白虎通所言惟霍叔武成成叔處互易然漢書古今人表杜預左傳注並言成叔武霍叔處皇甫謐亦同疑二書所言本同列女傳霍武二字互譌白虎通武處二字互譌致有乖異

蔡景侯少子盧　按左傳昭十三年隱大子之子盧歸于

蔡則廬乃景侯之孫輿與史輿

隱大子友者靈侯之大子平侯立而殺隱大子　按春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用隱大子于岡山有友古同用是隱大子實楚所殺史文誤也且上文言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使隱大子尚在何事於求此則自相牴牾者矣

二十六年　楚昭王伐蔡　按表在二十五年是也

後陳滅三十三年　按當作三十二年

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　按春秋隱五年秋衛師入郕十年齊人鄭人入郕桓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文十二年郕伯來奔左傳文十一年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此見于經傳者非無所見郕公羊作盛成郕

盛古通用
冄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按白虎通作南南采邑也冄南
同音古通用毛詩出車篇傳南仲文王之屬常武篇南仲
大祖大師皇父箋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春秋隱
九年南季來聘皆其後也周語富辰言聃之亡由鄭姬而
列于鄧之後息鄧之前鄶之亡在平王時息鄧之亡在釐
王時則聃之亡亦當在桓莊時乎
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　按曹風疏引世家同年表
作戴伯鮮當以形近而譌
其弟武殺之　曹風疏引作攻之
莊公夕姑　曹風疏引作射姑
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　按年表亦敘于十六
年然史文有初字則非十六年之事矣

宣公彊索隱按左傳宣公名廬　按年表名盧本亦作廬與左傳合

聲公弟露　按春秋同年表作路

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尚饗祭祀豈合忽絶之哉　按此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祀其如公孫彊妄言霸說而不脩德政致叔鐸之祀忽然而亡左傳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馬遷蓋用其語正義非

陳杞世家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　按表宣王元年爲釐公五年

公世正義按陳敬仲札記曰各本奪按陳仲三字而敬上衍杜預曰三字官本不誤　按正義曰按陳敬仲八代孫

田常之子襄子盤也而杜以常爲八代者似其文先引杜說而申以按語杜預曰三字非衍其下有奪文耳左傳莊二十二年成子得政杜注成子田常也敬仲八世孫

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　按左傳無徵舒自立事以春秋經傳證之史文誤也春秋宣十年書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十一年書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所謂陳侯者即成公午也是靈公弒而成公已立也冬十月始書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文云陳侯在晉然則楚之討陳者以陳侯之如晉而假討徵舒爲名也徵舒未殺而成公先已立則徵舒無自立之事明矣

乃殺陳使者索隱即司徒招也　按春秋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使者乃于徵師非招也公子招楚執而放之于越

使棄疾爲陳公　按左傳懷公與此異

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

按春秋定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九月葬陳懷公杜

注三月而葬速使懷公果卒於吳恐不能如此速也左傳

無此事哀元年傳始云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侵陳哀

元年湣公之八年

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　按年表書孔子來

于六年吳伐我于八年疑此六字誤而年表孔子來錯簡

也

是歲孔子卒官本攷證曰年表陳亡于湣公二十三年孔

子亦卒於是年此作二十四年與左傳合與孔子之卒差

一年　按此五字疑在上文白公自殺句下方左傳文合

東樓公者索隱又州國名杞後改國曰州而稱淳于公故

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湻于公如曹是也　按杞未嘗改國曰州小司馬此說無據春秋隱四年杜注曰推尋事迹桓六年湻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湻于然則杞滅州而非改國名州也

平公鬱𨤲隱一作郁釐　按春秋名郁釐

子簡公春立立一年　按疑一當作十下云杞後陳亡三十四年上云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弒哀公立十年卒出公十二年卒得二十四年此一字作十方得三十四年也

杞後陳亡三十四年　按杞亡於楚惠王四十四年上推陳亡之年乃惠王十一年

衛世家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王若𨻰辨惑曰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按楊子雲言

酒誥之詞俄空焉疑今書或有缺文不得遽以譍司馬

齊襄公卒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　按春秋王人子突救衛無齊襄奉王命事

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按立三年亡八年爲十一年年表則云立三年亡十年爲十三年殊爲乖異上文言惠公四年犇齊黔牟立八年惠公復立與春秋經合此當云立四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二年

三十一年惠公卒　按與春秋合詩疏引作三十三年誤

九年翟伐衛　按與春秋合表在八年誤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　按與世家左傳合年表在二十三年誤

甯喜與孫林父爭寵至執殤公　按此與春秋乖異恐此

誤也

立二十一年卒索隱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二十五年而卒于越　按表則出公復入又得二十一年索隱說與表不合以左傳考之則出公十三年而亡亡在外三年通出亡之年亦可云四年復入七年復出奔宋衛人立悼公出公後卒于越不知爲何年史文既與左傳牴牾索隱說尤舛錯

敬公十九年卒　按表二十年

昭公六年　按表五年

是爲懷公　按表悼公

二十九年成侯卒　按表三十九年此三譌二

懷君三十一年　按表三十年一字疑衍

野王縣索隱十三年　按十三當云十二

二十五年元君卒　按表二十三年據集解則其誤已久

宋世家曰悌集解尚書作圛　按尚書今文作圛■文作悌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則應作悌惠氏九經古義曰古書篆字作意與水相近讀者故誤从水

五者來備　困學紀聞引史記作五是後漢書李雲作五氏按氏與是古通今本史記仍作五者則元明以來傳刻之譌也錢簪石學博校史記所見宋本凡四種獨此句不聞有校語何耶

一極亡凶集解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按此句有衍字注疏本作謂不時失敘

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　按表云丁公弟與此異家語亦以爲丁公子

煬公即位十年耳張氏照曰按既云十年何得編於九年

之下左傳此事本在十年則上文九年九字蓋十字之譌也　按下文有十年則此九字非譌督見孔父妻事左傳載于桓元年宣言國中載于桓二年本非一年事史撮敘一處故有牴牾耳

是歲魯弒其君隱公　按此誤應在八年然上文無八年事

九年執鄭之祭仲　按表在十年與春秋合

十年夏宋伐魯戰于乘丘　按此事春秋在莊十年乃宋湣公八年在九年大水之前史誤左傳載南宮萬事于大水之後者爲次年宋萬弒君傳張本也官本考證以乘丘之役大水爲一年事亦誤

十一年秋杭氏世駿曰按湣公立十年而被弒此云十一年秋一字蓋衍文　按上書十年夏此不得又書十年秋

疑上文夏乃初字之譌而此十一年三字皆衍表在十年與春秋合

萬弟南宮牛　左傳杜注以牛爲萬之子

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　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按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曰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疏耳　按左傳總敘重耳出亡之事於僖二十三年爲次年秦納重耳張本非謂皆一年之事重耳居狄十二年留齊五年九十七年當宋襄之十二年自是由齊至曹由曹過宋則在襄之十三年重耳去宋過鄭又去之楚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圉亡秦亦宋襄十三年此其證也然則史文並未誤乃小司

馬之疏耳又春秋戰泓在僖二十二年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此誤二爲三誤三爲四當是傳寫之譌非小司馬之謬也

成公弟禦殺太子　按左傳無殺太子事

昭公四年宋敗長狄於長丘集解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索隱春秋文十一年魯敗翟于鹹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載於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爲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臼當亦謚武也若將不然豈下系公子特爲君又合謚昭乎　按左氏敘長狄事於文十一年傳蓋因僑如而總敘其始末其事非在一年緣斯事傳文曰初宋武公之世明係補敘前事魯世家與左氏合是

也此誤當先由於表表因僑如而并書緣斯世家亦遂書之而未及刪正乃太史公之疏也小司馬曲徇史文而謂年歲相協昭當爲武夫公子特不合謚昭獨杵臼合謚武乎宜余氏有丁議其曲說不通也集解引魯世家而曰未詳蓋亦有見於史文之誤矣索隱注敗翟于鹹下文義不明當有奪文

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正義公子鮑因華元請得爲右師

按時華元爲右師而鮑因之也正義非左傳則曰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

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

按左傳曰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是爲亂者武繆而無戴莊桓時戴莊桓之族方爲六卿必無助亂之人史文衍

也下文云出武繆之族則此爲衍文明矣官本考證曰左傳爲亂者武繆之族攻之者戴莊桓之族與此異

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張氏照曰按杜預注左傳云在宋積九月此云五月不解蓋承公羊傳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文年表遂云圍宋五月其誤正與此同　按此言楚圍宋至夏五月猶不解也年表當以圍宋絕句五月絕句則不必以九月爲疑

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徐氏孚遠曰在左傳向戌之事也此言華元爲誤陳氏子龍曰宋共公之元年爲魯成公之三年傳無兩盟晉楚之事是時鄭方黨楚晉宋同伐鄭其明年華元始聘魯其譌爲魯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無疑　按此事見左傳成十二年徐陳之説疏矣官本考證宋之何也惟魯成十二年爲共

之十年志疑謂元年當作十年其說良是
太子肥　按左傳言公子肥非太子
共誅魚石　按左傳言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
諸瓠丘不言誅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官本考證曰左傳三十七年魯哀
公之十七年也　按表在三十八年亦誤也此七字爲九
之譌
昭九四十七年卒集解年表云四十九年　按表四十七
年與此合未詳集解何據而云然
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集解年表云偃立四十三年　按齊
滅宋之二年湣王即走莒死則表是也
晉世家穆侯費王索隱鄒誕本作弗生或作潰王　按唐
風疏引世家同表作弗生與鄒誕本合索隱本作弗王

八年曲沃桓叔卒　按表在九年

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　按表在十六年左傳云在惠之四十五年則十六年是也

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　按此文似小子爲名矣然小子侯猶言孺子王耳恐非名也果是名當言侯小子不當言小子侯

晉小子之四年　按左傳在桓七年則小子侯立凡五年表以小子之四即爲緡之元則小子止三年矣

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　按此魯桓之十一年事以左傳而言爲緡之五年表則在六年此與左傳及表皆不合疑四字譌　緡表與湣左傳作緡

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按表在二十一年以左傳言爲二十年此亦與表傳不合

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張氏照曰按三代世表及左氏並無兩穆侯以別先後索隱不知何據而作此論也然則先者何蓋起事之辭猶左傳云初也　按張說亦未安以文法論之不得爲起事之辭先晉猶言前晉以別曲沃之晉耳

其必有衆集解有衆多之象　今注疏本注無多之二字

使死者復生索隱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生時之命是死者復生也　生者不慙索隱言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爲之羞慙也　按此言死者復生生者見之而不慙耳索隱說似迂

郤芮正義郤成子即冀芮　按郤成子乃郤缺芮之子也此注誤

君其祀毋乃絕乎　其字疑衍

恭太子更葬矣索隱言後十四年晉不昌恭按此下有奪文謂字宫本無之當以其語無著而删之也

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　按國語僖負羈之言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杜元凱注左傳從之與史盡差二十六年疑國語之言是也

咎犯文公舅也　按志疑謂文公舅也四字旁注溷入按咎犯二字亦係衍文

取新城　按表云圍邧新城與左傳合此疑有誤

虜秦將赤　表曰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與左傳合

縠先軫子也　按軫之子且居且居之子克克之見殺在晉文之九年至是已二十三年恐軫子未必尚存疑史文有誤也

二十二年伐燕　表二十三年入燕君

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索隱按趙系家云驕是爲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　按今表哀公忌凡十九年無懿公驕與小司馬所見不同豈又爲後人妄改抑表有奪文耶然下文哀公四年趙韓魏共殺知伯事又與表合何也

十八年哀公卒　表十九年

十五年魏文侯初立　表十四年按上哀公卒表多一年此少一年或表文有錯簡也

十八年　與表合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　表在十七年

孝公頎索隱系本云孝公傾　表孝公傾

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表十七年按七九最易譌

史文中蓋不可勝數矣

十七年孝公卒　表十五年

静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趙系家烈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遷晉君於屯留　按此文與年表及趙韓魏世家皆合不知索隱所言何據其所引趙世家今趙世家初無是語豈亦紀年語耶今本紀年已失其舊無以證之

楚世家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　按摯紅既卒則其弟所弒者何人疑弒下或有奪文下文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恐此或亦然也

熊咢　表熊鄂索隱熊噩

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　按三是二之譌

武王卒師中集解皇覽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鯛陽縣葛陂鄉城東北　按武王時楚地未及汝此言恐未可信也

上文正義引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縣息之滅亦在文王之世

二十二年伐黃　表在二十三年

晉救宋至於城濮　表在四十年與春秋合

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　按此文恐有譌奪莊王十九年九月圍宋至二十年五月而罷凡九月年表於十九年二十年兩書圍宋其文可通此不書十九年事而并書于二十年致有圍宋五月之文不符九月之數遂滋後人之惑矣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杭氏世駿曰按春秋經魯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中此云宋不往誤　按晉宋疑曹邾之譌表言曹不會楚左傳曰不來其魯衛曹邾乎表無

郗故不言也

吳越兵　按左傳時越大夫常壽過作亂非越兵吳方與楚相距於乾谿其無吳兵更明

太子闔之亡奔宋　表在七年

小童爭桑　吳世家女子爭桑

遂滅鍾離居巢　按表在十一年與春秋合下城郢索隱云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豈索隱所見本有十一年字而今本奪耶

辱平王之墓　按表云鞭平王墓而吳世家云鞭平王之尸伍子胥傳云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與表不同吳越春秋云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恐未必若是之甚當以年表爲是左傳無此事也越絶云操鞭捶笞平王墳其言爲近理季布傳云鞭荆平王之墓

滅胡　表在二十一年與春秋合

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　按左傳云使處吳境不言巢巢時屬吳與白違且爲巢大夫何以號白公也恐此巢字乃衍文伍子胥傳云使居楚之邊邑鄢或巢乃鄢之譌

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　按表在十年與左傳合此在八年誤

是歲也滅陳而縣之集解徐廣曰惠王之十年　按上文無十年文故徐廣云然然滅實十一年事是徐廣所見表已誤或有奪文也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杭氏世駿曰按楚簡王八年三家皆初立尚未列爲諸侯也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爲諸侯是年於楚爲聲王五年蓋後二十二年　按年表不誤世家蓋史公未及刪正也

悼王熊疑　表悼王類

西起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兩國韓魏也札記曰此自謂齊秦也小司馬說非　按札記說是此事與韓魏不涉何得妄指

還蓋長城　按徐廣以蓋爲縣名小司馬謂蓋覆也而以徐說爲非然蓋覆之義與射事違仍以徐說爲是

子幽王悍立廖道南曰幽王卽李園女弟所生幸於黃歇黃歇進於考烈王者楚紀絶矣故上著秦王趙政立下著秦相呂不韋卒有意哉閻伯詩曰楚爲黃者僅幽王悍十年耳悍卒而猶立是爲哀王仍考烈所生也　按猶幽王同母弟列女傳以爲考烈王遺腹子猶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列女傳以負芻爲考烈王弟與史不同然亦楚裔也楚中絶十年後負芻又

得五年而楚紀始絕與趙政稍異悍表作悼列女傳亦作悼

越世家其先禹之苗裔　按吳語引世本云越芊姓蓋鄭語所謂芊姓夔越者也與禹後之封越者當是同名或夏之時芊姓之越絕祀而少康以封其庶子也

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按吳越春秋云無余傳世十餘曰無壬壬生無睪睪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所謂元常即允常也正義引輿地志亦稱越侯夫譚子曰允常越絕夫譚作夫鐔

大夫種正義吳越春秋云　按今吳越春秋未見是注語

虜齊高國索隱國惠子高昭子　按左傳言敗高子獲國書與此異也惠子名夏昭子名張前五年已奔魯是時高子名無[illegible]隱誤

會于徐州　按吳越春秋注引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據此則正文作徐有索隱正義注今奪

句踐卒　吳越春秋二十七年卒通鑑外紀作三十三年未知何據

子王鼫與立索隱紀年云於粵子句踐卒是菼執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爲鼫與也　按左傳謂句踐太子名適郢吳越春秋名興夷即位一年卒越絕作與夷

子王不壽　越絕無此一代

子王翁立　吳越春秋越絕並無此一代而稱翁子不揚

不揚子無彊越絕作彊

子王之侯立　吳越春秋無此一代越絕則以爲無彊子

北破齊於徐州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　按表在三十六年官本攷證曰通鑑在周顯王之三十五年諸族子爭立　按吳越春秋彊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親失琅邪爲楚所滅越絕楚威王滅無彊無彊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所言各不同

范蠡正義吳越春秋云　按今吳越春秋無此注語越絕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

在陶爲朱　按今越絕無此語

彼爲彼我爲我　今越絕無此六字官本無之豈用今本刪去耶

盡日方去　今越絕無方去二字

以分與知友鄉黨札記曰友御覽引作交疑古本作反形

近謂爲友　按友交義通蠭去齊之陶非并反鄕黨也反字無義

鄭世家而宣王庶弟也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宣王母弟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桓公鄭據此爲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傳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張氏照曰豈傳聞異辭而兩著於篇耶　按孔疏明桓爲母弟其論最確韋昭國語注陸氏釋文並云母弟爲異

說者惟皇甫謐耳史公於衰稱母弟豈於世家故爲乖異
恐是未及刪訂或是後來傳寫之譌母變爲庶未可知也
張氏兩著之說未免騎牆

掘突　譙周作突滑世族譜釋文作滑突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　表在三十四年與春秋合

文公踕　按表作捷與春秋及杜預世族譜合說文無踕
字古今人表名椄

與翟人伐鄭弗克　左傳云取櫟與此異

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　按三夫人
者左傳所謂報鄭子之妃曰陳媯又娶于江又娶于蘇也
寵子五人者左傳所謂陳媯生子華子臧娶于江生公子
士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也華爲太子寘母之盟得罪於
鄭於文公二十九年被殺子臧奔宋好聚鷸冠三十七年

文公使盜殺之公子士則楚人酖之而死俞彌則早卒公于瑕逐于文之四十四年至穆公元年覆于汪然則文公之世以罪死者止子華子臧二人瑕以罪死而在穆公之世士及俞彌則非以罪死者史之與左乖異者殆因總敘其事而不及析言之歟

公怒溉集解徐廣曰一作瑕索隱音蔇左傳作瑕　按五帝紀溉執中集解引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此溉字亦應讀爲既既者何盡也怒字句溉字屬下逐羣公子讀言盡逐羣公子也左傳云公逐羣公子郎此事徐廣云一作瑕索隱云左傳作瑕者左傳云洩駕惡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二家盡取此事而云然然此文正不得作瑕也

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　按春秋文二年冬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曰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卽此事也官本考證曰左傳秦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此堅汪疑彭衙之誤豈考之未精耶

者靈公庶弟集解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　按今表作庶弟或後人依世家改也

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　按繆氏乃繆公之族非子公之族家

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官本考證曰左傳作辰陵　按辰陵乃鄭與楚盟非晉也左傳曰鄭旣受盟於辰陵又徼事於晉鄢陵之盟其此事歟

悼公濆　表作費與春秋合

楚囚睔　左傳云楚人執皇戌及子國與此異

立其弟睔是爲成公　春秋同班氏古今人表作綸

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

子孔又欲自立　按此與左傳異　札記云公子子孔宋

本奪一子字　按此當以宋本爲是

楚共王救鄭敗晉兵　按是年秦救鄭敗晉無楚敗晉事

簡公欲與晉平　按欲字疑衍

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于申　按

春秋申之會鄭伯次陳蔡之後左傳則言三年如楚四年

楚子止之與史異又春秋言會不言盟

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　表在十一年

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　按此事甚爲可疑攷左

傳子產始見於襄之八年其時父子國呼之爲童子則尚

未冠也卒於昭之二十年首尾凡得四十四年計其卒時

年六十餘矣孔子生於魯襄之二十二年至昭之二十年年方三十耳孔子世家載適鄭事於魯定公卒之後其時子產早卒矣世家又言孔子年十七南宮敬叔言魯君與孔子適周自周反魯年三十五而適齊是三十五以前適周之外無周流列國之事則何自與子產定交乎適周之事四書釋地辨史記之誤其說極確則年十七并未適周足跡更何由至鄭哉

共公三年三晉滅知伯　按韓表不載鄭共公以年計之當在二年

是爲繻公集解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駘　今表無駘字是爲鄭君集解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爲鄭康公乙　按此注未詳立幽公子駘亦見上注此處宜衍然世家無鄭君陽豈徐廣所據本乙爲陽耶今表亦無乙

字

趙世家夙生共孟　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夙弟而此系家云共孟生衰譙周亦以此爲誤耳徐孚遠曰夙事獻公衰事文公年相當也不應衰爲趙夙孫世本是也　按國語以衰爲夙弟與杜氏世族譜合韋昭又以衰爲公明之少子未知何所本也

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卒　按左傳趙盾於晉襄之七年將中軍是秋襄公即卒則不得云二年

晉景公時而趙盾卒　按春秋宣六年盾見於經八年傳曰郤缺爲政使趙朔佐下軍則是年盾已卒乃晉成公之六年非景公也

趙朔晉景公之三年志疑曰毛本二年史誤故徐廣正之

若作三年則複下文而徐說贅矣札記曰案今毛本亦作三　按此三年與春秋合既今本皆同恐非誤也或下文之三年字本不作三故徐廣爲是說而注於其下後人依注改爲三致與上文複耳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集解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　按今表無誅滅事豈奪歟

襄公曾孫周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官本考證曰晉世家悼公周者其大父捷襄公少子也與此同與索隱不符年表亦奪曾字與此異　按杜氏左傳注亦以悼公爲襄公曾孫與此合疑年表奪曾字致來徐廣之疑索隱少子下當有奪文蓋捷爲襄公少子索隱所言必依世家不應乖異如此

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　按左傳趙文子爲政在平

之十年疑二字衍

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　按表在十四年與春秋合

卒歸於趙武子　按何義門校曰武作文是也各本皆誤

下文云趙武死謚爲文子

秦讖於是出矣　據此則讖緯不始於哀平

七世而亡正義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

按此據年表也晉世家同惟哀公表名忌世家名驕爲

不同趙世家無哀公而有懿公驕晉世家正義引年表有

哀公忌又有懿公驕則爲八世矣

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　按上簡子疾在

定公十一年則二當爲三據左傳則范中行之作亂定公

十五年非十四年也志疑以范中行作亂然十四年卜接

明年春恐亦無此文法必有誤也

仇人魏襄　按襄下疑奪子字左傳作魏襄杜注魏舒孫曼多也

韓不佞　按左傳作不信韓世家索隱引世家亦作不信佞信形聲俱近晉世家亦作不信

魏哆索隱魏簡子系本名取　按魏哆即左傳之魏曼多也謚襄子魏世家作魏侈索隱引世本作襄子多索隱此注誤

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　按左傳此事在定二十年此年但言伐朝歌

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　表在二十二年與左傳合

趙竟有邯鄲柏人　表同按左傳則柏人至二十二年始有

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　按此文謂簡子於君死而不爲三年之喪降爲期也左傳趙孟降于喪食乃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喪食本降襄子又降之故下文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與史異此恐史文誤也降喪食事史又係在後與左傳年數全乖

是歲越王句踐滅吳　滅當作圍表不誤然以文法而言則此八字當在下文問吳王下下方言越圍吳此不應先言滅然史言簡子事及年數多錯亂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　年表同按以左傳證簡子卒於越圍吳之歲與晉定公同一年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集解從此以下至問是三十年事

按左傳襄子元年卽出公元年此與表則爲出公十八年相距蓋十七年

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官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集解徐廣曰各一作雒徐孚遠曰本文各字蓋言殺代王及其從官各用銅枓擊之也徐廣曰各一作雒則以雒爲爲宰人名也張氏照曰今按徐廣說是蓋以枓擊殺代王者猶寘劍魚中之類代王既死其從官之被殺固不必問其何器矣甯有令庖人盡持枓以爲戰具之理耶　按史文連言及從官似當以各字爲是襄子計誘代王故用銅枓而無戰具得以乘代王及從官之不備而殲之也

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　按晉世家此爲出公十七年事與此蓋差四年年表則在哀公忌三年與

兩世家並異三處必有一誤范中行之亡至是凡三十七年其地未必得屬晉君至是而始分也

晉陽歲餘　國策言圍晉陽三年

二年敗齊于靈丘　表在九年

伐魏敗涿澤正義涿音濁　按凌本作涿澤是也表作涿澤正義以爲解縣之濁水故字音濁涿濁聲近若涿則不應音濁也

取皮牢　據魏表則在十四年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　表在十年此衍一字

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正義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　按此事惟見於韓世家齊魏世家皆不載至齊伐燕三晉來救之事在敬侯七年至是蓋五十

四年矦正義殊誤

三年城郭　表二年

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　表在十二年

十六年秦惠王卒　表在十五年

爲敵弱正義曰我爲胡服敵人必困窮也　按國策作敵弱者注與弱爲敵謂胡翟其說是也與與趙爲敵者胡翟爲弱故用力少而成功多爲去聲正義非

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　按此疑以代字句絕趙字下屬趙與人名也

反至分集解徐廣曰一作王公攷異云王公疑三公之譌常山郡元氏縣有三公山　國策作三公

先俞　國策作什情

上佼　國策作上交說文佼交也

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　表在十五年

魏冉來相趙　按穰侯傳無相趙事是年秦表魏冄復爲丞相或因是而誤也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　按廉頗傳在七年與此同表在六年秦本紀白起傳秦表並在四十七年爲趙之六年則此及頗傳誤也志疑以七年爲七月之譌白起傳可證

趙括以軍降　按廉頗白起傳並言秦軍射殺趙括則括非降也疑以字乃死字之譌以死形亦近

虜劇秦樂間　按據燕世家及樂毅傳間當作乘時樂間奔趙非虜也志疑則謂燕世家與樂毅傳同誤

魏世家魏侈索隱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　按趙世家作哆侈哆皆从多得聲古通用非誤

秦侵我陰晉索隱按年表作齊侵陰晉　按今表曰秦侵

晉蓋奪我陰二字索隱所據本誤

公子朔爲亂　趙世家及趙表均作公子朝

魏君圍　疑當云圍魏君表云圍惠王

儀臺索隱按年表作義臺　今表儀臺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　按孟子與惠王稱之爲王國策魏惠王死篇惠施稱爲先王似惠王生時已稱王矣非追尊也齊之稱王在威王之世與惠王同時豈此本惠王事而傳聞少誤耶此後十年而秦始稱王又後二年而韓燕始稱王惟趙武靈王不肯而命國人謂己曰君傳位子何而自號主父則其爲死後追尊無疑

陽晉封陵正義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杜陽晉陽　按今表作蒲坂不作杜陽

去梁千里集解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　按此注已見上
敗秦于注下此衍官本無

韓世家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　按表在十
年與春秋合此疑衍一字然下云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
卿之位又是十一年事

獻子卒子宣子代　按據左傳則獻子卒宣子已佐上軍
矣

宣子徙居州　按左傳昭七年鄭歸州於韓宣子宣子以
易原縣於樂大心則韓氏實未嘗有州也

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
按晉世家與趙簡子伐范中行氏乃韓不信左傳同不信
諡簡子宣子之孫趙世家作韓不佞即一人也宣子卒於
頃公之十二年見左傳至是凡十七年矣蓋史文原奪簡

莊二代故有是誤
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札記曰據徐廣說史云貞子生康子則今本史文簡莊二代後人所增 按班氏古今人表云韓康子貞子子則亦無簡莊二代人表別有韓悼子宣子子則不知何人也
十一年君號爲王 表在十年
公仲索隱韓相國名侈 戰國策曰公仲明又曰韓朋
司馬庚集解徐廣曰一作唐 國策作康
楚圍雍氏 於是楚解雍氏圍 按此一段乃錯簡也上文言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爲太子蘇代謂韓咎云云下文蘇代又謂云云其文勢相接不應中間插入楚圍雍氏之事其爲錯簡甚明第不知當何屬耳 按雍氏之役秦本紀係於惠文十三年田完世家係於湣王十二年是爲赧

王三年韓宣惠之二十一年也周本紀係於赧王八年當秦武王之四年韓襄王之五年是年秦武王卒昭王立甘茂傳言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爲韓言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與周紀合若韓襄之十二年當秦昭之七年則甘茂亡秦而出於魏久矣安能復言秦事哉史文言甘茂與昭魚遇於商則甘茂時尚在秦可知甘茂用於秦則其爲襄王五年事明甚竊疑此段文當係於前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之下秦甘茂拔韓宜陽之後韓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故楚圍雍氏而公仲侈因甘茂爲韓言救韓甘茂許公仲以武遂爲言秦昭王而歸之韓向壽公孫奭譏甘茂茂懼亡去其事次第甚明故係于秦武王卒之下則

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事正相應於上文皆合也正義以此爲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其說固非即集解以爲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其時甘茂尙未柄用於秦恐亦未爲是也又攷赧王之三年乃楚懷王之十七年其時秦大敗楚軍丹陽取漢中郡楚襲秦又大敗藍田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新當敗挫之後何暇圍韓而圍雍氏五月之久哉恐此役本止一事秦本紀田完世家年數偶舛讀者不察而遽謂有前後兩事耳又徐廣言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皆云楚圍雍氏而今周紀楚世家並無其文未知何據而云然

田完世家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　按晏孺子荼復皆疑誤齊世家則稱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毋芮子

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弑悼公　按左傳悼公立二年殺鮑牧其四年吳伐齊齊人弑悼公以說吳然則弑悼公者非鮑牧也齊世家及年表弟言鮑子而不稱其名似爲得之

齊大夫朝御鞅索隱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　按觀索隱似以朝字爲句然左傳實作諸御鞅杜注鞅齊大夫則非田氏之族恐朝字亦當下屬也

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何義門曰按前已殺監止此疑衍徐孚遠曰前已誅監止矣此復及者蓋盡其黨類也　按如徐說則監止下有奪字

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齊世家及年表皆在十九年

晉伐我至博陵陳子龍曰此時晉已亡豈三晉同伐齊乎　按晉魏也魏自稱晉

大夫牟辛索隱年表亦作夫人　今表作大

盟而去集解徐廣曰表曰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按今表無博望二字此衍

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按上文威王二十六年云自稱爲王則何待此時相王乎

夫約鈞然與秦爲帝張氏照曰按戰國策補注曰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疑鈞字即約字之譌而又重出耳去約然二字文義自明　按鈞字句絶然字下屬其義自明舊解以然字上屬故費解耳約鈞者伐趙與伐宋也戰國策奪鈞字遂滋疑竇

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二君即悼公簡公僖子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　按二君乞弑荼常弑王也史以悼公爲鮑

子所弒左傳亦不言陳氏弒悼公小司馬曲爲之說非也
孔子世家孔防叔索隱家語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
公　按今本家語同左傳昭七年疏引家語作湣公攷宋
世家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湣公子鮒祀殺煬
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然則湣公名共煬公名熙
今家語言襄公熙生弗父何似煬公卽襄公矣攷左傳弗
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杜注弗父何宋閔公之子厲公之
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史文亦云弗父何始有宋而嗣
讓厲公是弗父何者湣公共子非煬公熙子也漢書古今
人表亦云宋煬公愍公弟宋弗父何愍公子今本家語固
誤索隱所引亦非當以左傳疏所引爲是
考父生孔父嘉　按古今人表宋大金考父子宋孔父大
金子較家語多大金一代

季氏史索隱有本作委吏趙岐曰委氏主委積倉庾之吏
按孟子疏引世家作委氏吏然則季者委之譌而史吏
爲兩本不同也周官委人之屬有史四人恐史字是
司職吏　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
芻之鄭注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
充人與釋文職威音特或餘式反劉之式反注樴同
朱子曰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按周官牧人之屬史二
人充人之屬史二人
適周索隱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家亦依
以爲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
時但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此非十
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　按史文繫在年十七之
後故索隱辨之如此然史文年十七之後又云孔子貧且

年數固差卽家語亦未爲是哀公元年孔子時不在魯則
又安有來聘而問之事恐是孔子在陳時吳使使往問之
耳
爲釐姓索隱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漆姓　按國語亦
言漆姓
匹夫而熒惑諸侯索隱謂經營而惑亂也　按索隱本作
營惑故注語如此然其說迂回不必從也莊子人間世篇
而目將熒之注使人眼眩釋文向崔本作營是營熒古通
熒惑眩惑也其作營者叚借字也又莊子齊物論是黃帝
之所聽熒也釋文向司馬云聽熒疑惑也趙策熒惑鮑彪熒火光也猶眩
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宫徐孚遠曰費人襲魯
而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宫則三都之不墮其家臣不欲而
三子不爲異同陳子龍曰身佯爲恭順而令其下抗命此

後世藩鎭強臣之習也　按其時叔孫以侯犯故季孫以陽虎故皆畏其家臣强盛故郈費之墮二子不爲異同成宰公斂處父忠於孟氏不肯墮成故孟孫亦陽不知而陰縱之則成之不墮者其事勢與叔季異也徐陳之說皆未悉當日之情形也

顔濁鄒　孟子作顔讐由鐸由濁鄒音相近左傳有顔涿聚

分異方以遠方職　國語職下有貢字

會晉楚爭彊更伐陳　按哀公時無晉伐陳事疑當云吳楚

孔子[illegible][illegible]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　按春秋定十四年衛公叔戌來奔傳曰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無以蒲畔豈戌既奔而蒲人畔耶年表以孔子於十四年適陳居三歲而去陳則在哀元年矣吳之侵陳亦在

元則史文與傳文正合爾時無公叔之事則此一段年數又差矣攷年表孔子於定十二年去魯十三年至衛十四年至陳此世家則言去魯適衛居十月將適陳過匡去匡過蒲月餘反衛月餘去衛過曹去曹適宋適鄭遂至陳約略計之去匡過蒲之時正公逐公叔之時則此事當在定十四年而非哀元年也

是歲魯哀公三年　按上文衛靈公卒趙鞅內蒯聵蔡遷州來皆哀公二年事此是歲二字疑衍

楚侵蔡　按哀公四年春秋無楚侵蔡事傳曰楚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杜注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或指此事

秋齊景公卒集解徐廣曰哀公五年也　按下文明年二字疑當在秋字之上

孔子遷於陳三歲吳伐陳楚救陳集解徐廣曰哀公四年也　按此六年事見春秋及左傳孔子於四年至蔡至是三年矣

陳蔡大夫至發兵圍孔子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按是時陳服楚蔡服吳朱子所言尚未分析

戰於郎　按左傳云戰于郊疑此郎字誤杜注郊地名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系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　按孔子當以十三年去魯至是得十四年前文十三年十四年字皆誤年表以爲十二年亦未得也孔子於十二年夏在魯史傳皆有明文是年冬十月公會齊侯盟于黃見春秋女樂之歸必在此時孔子

之去魯也以郊之不致膰俎也魯之郊在春則孔子之去魯必在十三年之春確有明證春秋十三年夏築蚳淵圍蓋孔子去而魯君臣之志荒矣

車子鉏商集解服虔曰車子微者也　按服虔乃杜預之誤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爲姓與杜異見左傳疏索隱亦以服虔爲非

陳涉世家自辯數集解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一音疏主反謂自辯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辯往數與涉有故此數猶朋友數之數也　按小司馬兩說皆不明晉灼音則是也數頻數也言辯之數乃置之也

外戚世家鉤弋夫人索隱號曰鉤弋夫人　按索隱引漢書文今漢書無此句

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　按無男女者無論男女也然褚先生此言失實武帝時以譴死者獨鉤弋耳陳后衛后皆以巫蠱死非因生子而譴死也王夫人李夫人皆有子而蚤卒何嘗譴死耶

楚元王世家戊則殺尙夷吾徐孚遠曰則殺疑賊殺也按作則亦可通

王純立　至　彭城郡集解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謚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按太史公惟記王純爲國人告反國除盡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志疑曰王純立以下廿七字後人妄增　按

徐廣注純立云云於下則其所見本尚無王純立以下廿七字索隱以爲太史公記正義以爲褚先生誤皆非也徐廣索隱所言與漢書不合當以正義爲是純之薨當天漢二年延壽立當天漢三年下至地節二年凡三十一年而漢書紀表皆言延壽於地節元年謀反誅則止三十年又表傳言三十二年錯互不合恐漢書亦有誤也此文固爲後人妄增然亦不應誤謬至此或地節二年上尚有奪文耳

蕭相國世家常辨之　按辨理也治也具也

何乃給泗水卒史事　按給供也事字句絕

文終侯　按謚法解無終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

按漢書何子祿薨亡後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酇侯小子延

爲筑陽侯孝文罷同封延爲酇侯延薨子遺嗣遺薨亡後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後封則弟嘉爲武陽侯薨子勝有罪免武帝後封何曾孫慶爲酇侯薨子壽成嗣有罪國除史記以同爲祿弟同有罪而封延此其異也祿無後初絶而延續遺無後復絶而則續則免復絶而嘉續勝免復絶而慶續此所謂四世絶而輒續者也

曹相國世家成陽南索隱成地名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正義史記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　按管蔡世家言封叔武於成非季載也索隱正義皆非正義引史記尤不可解

取宛虜齮　按高紀言宛降封宛守爲殷侯與此異

留侯世家圯上集解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李奇云下邳人謂橋爲圯音怡文穎曰沂水上橋也應劭曰汜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

稽東渊大橋名爲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漢書本傳注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也又非沂水服説是矣張侃曰按从水乃詩云江有汜及今有汜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説文云東楚謂橋爲圯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汜合從土作頤音下文直墮其履汜下並作圯字校定宋祁曰舊本从水侃説非也今胡旦作圯橋贊字亦從水若从土則應從説文謂橋爲圯之訓李白詩我來圯橋上是謂我來橋橋上矣自宜以應説爲是説文水部汜一曰汜窮瀆也段玉裁注釋丘曰窮瀆汜郭云水無所通者漢書張良間從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讀爲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此漢人易字之例也應劭曰汜水之上此不易字謂窮瀆無水之上也下文直墮其履汜下良下取履其爲無水之瀆了然　按圯字本亦

作汜漢書則本作汜而張佖改作圯其訓解諸說棼如札記謂段說甚確然應劭云汜水之上必誤以爲成臯之汜水故師古非之使其訓爲窮瀆必當引據說文爾疋其說方明不應疏略如此也郭云水無所通乃不與他水相通非竟無水段氏改易舊說又强取應說以就己見未免武斷況既云窮瀆無水又安得云汜水之上耶宋子京有取于應說亦未察汜水之在成臯不在下邳耳太白之詩未足以證史漢且恐是太白之疏夫與其穿鑿附會而說終未安則何如仍舊說之爲得哉是有李奇服虔徐廣之說在又攷水經沂水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於泗酈道元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於汜上卽此處也然則

文頴之說必有所承師古非之過矣

黃石曰我矣正義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藜履赤舄張氏照曰按狀字疑衍因下杖字而誤札記曰狀字疑當在鬚眉上

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集解漢書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按荀悅漢紀說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彊若彊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彊楚者言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意同也董氏份曰言客計欲立六國以撓楚權今縱能使楚無彊而遂撓楚矣然六國並立則亦將從而撓我也注謬撓字應就沛公計撓字　按集解之說出於服虔見漢書艮傳注彼注又引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以服說爲是然諸說皆

末得事情當以晉灼爲勝無彊猶言無敵耳

繹侯世家擊章邯車騎殿　按殿字注中凡四解小司馬以孫檢下功曰殿之說爲是然下功何足書顏師古漢書注則本服虔略得殿兵爲說然略得殿兵書法亦不應如是宜如瓚說在軍後曰殿也

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按漢志鴈門郡縣十四雲中郡縣十一定襄郡縣十二蓋漢析鴈門雲中置定襄也

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　按漢志上谷縣十五右北平縣十六遼西縣十四遼東縣十八漁陽十二惟右北平同餘異殆漢時有所增益歟然漁陽驟省十縣殊可疑也豈衍上二字歟

最從高帝索隱最都凡也　按最應作冣說文■部冣積

也與索隱之義相通段懋堂說文注言之甚詳

十三年爲太子太傅　按漢書傳同而百官公卿表元鼎五年平曲侯周建德爲太常則非太子太傅也太常掌宗廟禮儀故坐酎金不善免若太傅則何涉耶疑世家及漢傳皆誤表五年於建德後復書杜相爲太常則建德爲太常不及一年

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集解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顚倒索隱旣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顚倒而漢書云爲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　按年表平曲侯建德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漢表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並非先坐免官後又國

除索隱所言表史漢皆不如是不知其何據而云然徐廣以爲顛倒者疑元鼎五年四字當在坐酎金上耳然既言不善復言有罪語意重沓疑史文本止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八字後人注坐酎金不善五字於旁傳寫者竄入正文久誤在元鼎之上遂致倒錯不可解耳　建德於元鼎五年方爲太常則其先之未嘗免官可知漢書多一後字則似先免官後國除恐非

守節不遜索隱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獻是也　按遜順也言不能遜順以自全也故繼之曰終以窮困悲夫傷之至非責之也索隱說泥乃余有丁曰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殊未達史公之旨

梁孝王世家方三百餘里正義鳧島　按此引西京襍記今本作鳧渚下文索隱所引亦作鳧渚

三十餘里索隱連亙七十餘里　按此引西京襍記今本作數十里

等士通亂　按士字衍正義曲爲之說非也漢書無

襄立三十九年卒　按年表疑于三十六來朝爲太初四年此言三十九則天漢三年漢書言四十年則天漢四年蓋表終於太初世家則至天漢也中統游本九作餘非

爲大河郡　漢表無大河郡豈後廢耶

五宗世家剛王基　表作堪漢傳堪表基按此蓋形近而譌然莫能定也

子頃王授代立　表終于十三年漢書立十七年卒當天漢四年然此不著其年而稱其謚恐是後人所增

廟壖垣索隱音人椽反　漢書注人緣反按字應作堧

于王端索隱按廣周書謚法　按廣謚法隋志不載載劉

照謚法三卷沈約謚法十卷賀瑒謚法五卷

長沙定王發　立二十七年卒　漢書二十八年

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　表書二十八來朝豈來朝之後遽卒耶漢書康作戴入作七年數與定王發史漢互異未知孰是

菑川惠王　十二年卒　漢書傳十三年表十二年按漢傳誤

子齊立爲王索隱漢書齊謚繆王謚法傷人蔽賢曰繆按漢書師古注引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與小司馬異然謚法解並無之年表徐廣稱齊謚曰懿不知何據也

膠東　子慶爲王集解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賢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　按表名通平與漢書表等並合此明因下文六安王慶而譌作賢不以表爲證

而第云不得與叔父同名何耶

常山　長男棿索隱許愼說解字林　按此不可通官本作說文解字疑字林二字不誤說解二字有譌奪耳

泗水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　按十字衍表哀王安世元年即王賀元年漢書云嗣一年薨

三王世家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謂諸侯王子已爲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爲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　按下云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所謂尊卑相踰也

天祿永終黃氏震曰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爲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天國絕之先兆耶　按論語堯曰篇注包曰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疏曰天之祿籍所以長終汝身尚書大禹謨傳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論語皇疏曰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則天祚祿位長卒竟汝身也是古注無作反辭解者至宋人始訓終爲絕然唐以前訓詁無以終爲絕者易歸妹永終知敝亦可謂之長絕耶

北州以綏集解臣瓚曰綏安也　按漢書作妥孟康曰古綏字臣瓚曰妥安也此作綏而用瓚說故改妥爲綏凡集解所引衆說若此者甚多不可枚舉

丁立歲之集解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漢書立三十八年而誅國除此注奪八字

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歸氏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關讀此贊文可見太史公亦不及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謂求其世

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可知獨載其文詞也趙氏恆曰三王世家昔云亡逸在十篇有錄無書之數今觀太史公贊以封建之義則云弗論著也以燕齊新立則云無足采也以天子恭讓羣臣守義云云故附世家則文詞爛然具在語中是未嘗亡逸也竊意分封莫不有册漢封非特三王若以制策獨爲可觀則漢文爾雅非特三王之制爲然安得一一記錄也而褚先生從長老取其册列其事且爲疏解殊失有損無益之義是以褚先生所補者無不可删也　按據褚先生所言則此篇贊語僅存而羣臣之議及封策皆一一褚先生所補歸以爲本不闕者未爲全足太史公喜其文詞故附之世家則封策乃史文本有而不可補者至於羣臣之議文繁不殺太史公爲之必不如是褚全錄之而未加翦裁此其失也趙氏謂其所

補無不可刪亦未爲全是也

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引立以爲高密王　按漢書胥傳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又立胥小子引爲高密王年表有朝陽荒侯聖平曲節侯曾南利侯昌而無寶傳又言南利侯寶未詳也胥死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爲孝王褚先生何以不言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已下竝見荀卿子　張氏照曰按蓬生麻中二語見荀子勸學篇下文今本荀子所無　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見大戴禮曾子制言上此衍一中字荀子自作而

我安得弟在者索隱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上之利　按武帝擇愛而立非由權臣貪立幼主且鉤弋譴死即武帝

亦何嘗識於內寵而立童孺哉昭帝英明賢於胥旦萬萬
惜乎年不永致有後來廢立之事耳
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
故太子建爲廣陽王　按漢書旦傳宣帝卽位封旦兩子
慶爲新昌侯賢爲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
是旦三子皆得封而此遺其一者豈以建與賢封於本始
元年慶封於本始四年封不同時故遺之耶

史記攷異卷二